

大地风华

大地风物处处新

时代胜景，风物常新。趁着金秋时节，让我们走出门去，走到青山绿水、古城小镇之中，体悟中华大地上的文脉传承，感受社会发展变化的崭新风貌。

—编者

固安小镇

叶梅

南关夜市都可以品尝到，且价格便宜，让食客们平添几分兴奋。

固安城四周便是那些新兴的小镇。驾车向南随意而行，道旁的白杨树高大秀朗，又称作“钻天杨”。发白的树干上点缀着黑纹，像一个个睁大的眼睛，与之相逢时，不免就有了会意的微笑。看它们向上伸展的树枝、浓密的绿叶，是那样蓬勃有力，且不是一株、两株，它们像排成长队的卫士，一直向前延伸，看不到边际。

是谁栽培了它们？当然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！

他们不曾留下姓名，或者，他们把名字隐藏在大地深处了。大地上的树木和庄稼都能领会人们的情意。它们努力生长着，以沉甸甸的果实回报人们的辛勤付出。

秋日的阳光下，在小镇农庄的田野上，除了将要成熟的玉米、高粱，还有正待收割的水稻。谷穗饱满的水稻品种俗称“涿州贡米”，过去曾是稀罕之物，如今经过科技人员的栽培，已经大面积种植。有人在田埂上铲草，将割下来的草堆晒着；还有人在不远处的空场上晾晒刚打下的芝麻、花生。初秋的风带着凉爽，夹杂着这些植物的清香，一阵阵吹拂过来，带给人们丰收的喜悦。

固安小镇的农庄还有另一番景象是“南果北种”。宽大明亮的智能温室里，一丛丛叶片阔大的芒果树、香蕉树、橄榄树让人满目皆是惊叹。原产于南美洲，适应温暖湿润气候的凤梨，主产地原在广西、云南、广东等地的沃柑、珍珠番石榴等，都一一在固安大地扎下了根。有趣的是，许多植物都有了领养人，树上挂了小牌，上写某先生或某女士，何年何月起领养。这些南果北种的植物，在异地与人有了更加亲密的接触。

穿过固安的河流纵横交错，岸边草木葳蕤，温泉常现。小镇的生机不光在田野、大棚和温室，还在整洁明亮的工业园区、漂亮宽敞的学校，以及可与城市超市相媲美的购物商店。从前的农家小院已变身为一幢幢现代化的高楼，村民居住的楼下，有绿色草坪、花园和宽阔的广场。一位学弹古筝的女子告诉我，她是土生土长的本地村民，早晨会和乡亲们一起跳广场舞，然后或到农庄干活，或到集市上买菜，空闲时会弹一弹古筝，唱一唱京戏。

显而易见，世代劳作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，如今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都有了巨大改变。土地流转促进了农业生产的规模化、科技化。从前扛着锄头镰刀下地的农民，很多人都开始跟农业机械打起了交道，还有的进了工厂，忙碌在流水线上。村民变成了小镇居民，从事的行当也多了起来，行行都有杰出能手，共同建设着新时代的“活力固安”。

固安这颗“京南明珠”正在绽放迷人的光彩。人们总说诗和远方，似乎诗意总在遥远处，但从京城到固安的行，让我觉得诗意其实就在我们身旁。

我的母亲是水文泥沙工程师。当年她踏勘黄河时，我正年幼，常随她到河滩边玩耍。母亲每每吟诵“黄河之水天上来”的诗句。我听见了，抬头望望，河水老远，真的好像来自天尽头。

在郑州黄河花园口泛区下乡垦荒那些年，我没少在黄河滩里割草、耩麦、割麦、种瓜收瓜。出一身大汗，跳进黄河里洗个澡，出水则一身泥。夕阳西下，列车在桥上浮着，黄河泛着粼粼金光，我也披着这金光。

上大学后走远了，后来参加了工作。工作性质让我得以不时沿着黄河行走。我发现，上下游的黄河水是不一样的。

黄河的源头位于青海腹地，巴颜喀拉山脉北麓的约古宗列盆地，4500米的海拔。从雪山下来的汨汨小溪，流经绿草如茵的天然牧场，宛转汇聚成水道四散的孔雀河，又挂着数不清的水泊，孔雀开屏一般在天光映射下闪闪发亮。眺望昆仑山雪峰皑皑，丽日阳光给这静穆的秘境之地涂抹了一层金光。当年周穆王乘八骏马车驰骋八极，在昆仑山会见西王母，该是经过了这里吧？

穿过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、黄南

黄河之水天上来

廖奔

藏族自治州、海南藏族自治州的道道峡谷，流经西宁市南部的黄河水是清澈的，在石壑、崖壁间喧嚣着、奔涌着，激荡起白色的浪花。也就是在这一带的草地上，出土了不少美丽的舞蹈纹彩陶盆。

东下青藏高原，黄河流向黄土，穿过兰州的河水已经变成了黄色。15岁那年，我在兰州铁桥上看到有农民在黄河里高举双臂左右划水昂头前行。在当地生活的表弟告诉我，那些人正在捞取水中漂流之物。兰州向西就是河西走廊，古代的丝绸之路由此一直通往中亚、西亚。

天下黄河富银川。从飞机上可以看到，从贺兰山脚流过的黄河水，与周边的稻田浑然一体，盈盈水光映天，真乃一片银川世界。区别只在于，中间的河水显得黄稠，两侧的田水显得清澈，用田垄的格子划开。旁侧的西夏王陵，述说着又一重久远的历史。

黄河经内蒙古巴彦淖尔市、托克托县，流出一个大大的“几”字弯。然后向南劈出秦晋大峡谷，到达华山脚下而东转。在这里，黄河接纳了西来的渭河。渭河源头处有天水大地湾遗址，7000多年前的先民在那里造屋

建宫、烧陶制器、猎兽种黍。黄帝氏族即起自黄河源头的昆仑山。会用火、会种粟的炎帝神农氏，则由关中平原附近逐步东迁。

千年万年，黄河的众多支流把黄土高原冲成了千沟万壑。切开鄂尔多斯台地和吕梁山脉的黄河，由于落差和泥沙携带量加大，成为咆哮奔涌的烈河。看看壶口瀑布和禹门口吧，真叫浊水骤泻、吼吼震天。

巍巍华山阻住了奔腾南来的黄河，逼其90度大拐弯。原来被高原土层挟持着的黄河，一旦向东越过三门峡进入华北平原，顿时就变成了在平地上肆意无忌惮的“野马”，成了到处滚动、狂奔的地上河，一会儿从东北方向流入渤海，一会儿又从东南方向夺取淮河道注入黄海。万年千年间，黄河携带的泥沙渐渐淤积出了美丽富饶的华北平原。

我想到抗日战争时期，当年的抗日英雄是高唱着保卫黄河、保卫华北、保卫全中国的歌声英勇阻敌的。浓稠的黄河水呜咽东流，这一段沉重的历史人们永远不会忘记。

在古代，中下游黄河因为泥沙淤积抬高河床，总是三年两决口、百年一

改道。新中国成立后，黄河堤内河床高于堤外地面的郑州段与开封段，用建造锯齿状石砌堤坝的方法抵御洪峰冲击，获得了成功。我当年每到汛期和冬季，就用架子车拉土和石头，参与加固黄河堤防的劳动。2001年小浪底水库建成，随时调水冲刷刷低河床，解决了一直以来纠缠黄河的难题。小浪底开闸泄水亦成为一大旅游景观。

今天，大规模退耕还林、植树造林、修建梯田、保土保水的综合治理措施，正在显著改变黄土高原的面貌与黄河的颜色。于今，我们通过卫星云图可以惊喜地看到，黄河曲折穿过的黄土高原，正在被逐年扩大、加深的绿色所覆盖。

今年到晋陕蒙黄河湾头采风，我亲眼见到河水澄澈、田畴碧绿，出现海晏河清之象，心中激动不已。唐代诗人薛逢在《九日曲江游眺》中说：“正当海晏河清日，便是修文偃武时。”“修文”恰当时，“偃武”则属短视。只有文武兼备，才是黄河得以万世奔腾的根本保障。

“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回。”李白此诗，写出了我们的民族性格和厚重历史。

寻访漓江源

任林举

越大，这让我联想起了人的一生，总是在渐入老境时沉稳安静，而年少时则激情四射，甚至浮躁喧哗。

行至上游龙潭江主流，流水的声势变得更为浩大了，水流的声音甚至可用轰鸣来形容。沿岸不断有细小的山泉从树丛之间浸漫过来，涣散为水的珠帘，也如一个个光的音符，亮晶晶，飞下石崖，溅到卵石或江水中，同变奏的龙潭江共同奏响清凉的乐曲。

龙潭江河段崎岖，从头到尾有大小瀑布上百个。上百个幅面迥异的瀑布，上百个大小不同的潭渊，上百个长短不一的段落，如诉，如歌，依着抑扬顿挫的节奏，一节节、一阕阕、跌宕起伏地铺陈下来，是一道道难解的谜题，也是一段段华美的乐章。

继续向前，遇“果冻水”，逢“锦翠屏”，转过“潜龙过潭”，下行至“天梯瀑布”后，抬眼便可见闻名遐迩的大龙潭。大龙潭上为瀑布，下为深潭。瀑布雄伟，潭深水盛，泡沫不掩澄澈，喧响不夺深沉，动而不失其静，静而愈显其动，以一种无可复制的气质，博得了“龙潭江之心”的美称。

站在石崖下仰望大龙潭瀑布，仿

佛是一段无根无源的天上之水倾泻而下，也仿佛是谁在往昔的岁月间劈开了一道缝隙，让那些透明的心愿破口而出。近处的喧嚣阻挡了远处的声音，瀑布顶端的石崖和树木遮住了远眺的视线，让我们无法继续探寻龙潭江的来路和大山隐秘的发心与起念。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，那就是翻越瀑布流下的堰口，一切都将离天空和白云更近。

越过龙潭江主河段，便进入“五岭绝首”猫儿山腹地。所谓“五岭”，一般指分布于湘赣桂粤交界处的越城岭、都庞岭、萌渚岭、骑田岭和大庾岭。当猫儿山的海拔高度上升至1800米时，山体的坡度骤然平缓下来，平均坡度在20度左右。这时候，便有山间湿地和盆地出现。仿佛一切变奏都来自山体的变奏。至此，众水沉默，草木无声，只有风儿扯着雾在森林里溜达，只有密密匝匝的鸟鸣如闪着银光的针，在雾里穿来穿去，连缀着大山的秘密。

这就是孕育了大美漓江的八角田湿地。8座差不多等高的山中小山，护卫着一个面积为240公顷的低洼盆地。盆地里林深草密，溪水纵横，水塘

密布，土质松软，很大一部分湿地虽然没有地表水，但只要脚踏上去，立即会有丰盈的水从松软的腐叶和泥土间涌出。原来，这片郁郁葱葱的森林下边，竟然藏着一个隐形的湖泊。在一片原始铁杉林下，有一块生了青苔的大石，石上有字：漓江源。啊！这里就是深藏于猫儿山中的江河的源头，而不仅仅是漓江之源。

太阳升起来，明亮的阳光照耀着猫儿山的每一片树叶、每一块石头、每一座山岭。万物仿佛都变得透明，纷纷呈现出清晰的面目。站在山巅远望，人间烟火、世间万象尽收眼底。众水缤纷，从湿地里，从腐叶下，从石头的缝隙间，从或狭窄或宽阔的河床出发，如血液流过网状的血管，各从其流，逐渐汇聚。这些水，一部分被归纳命名为资江，一部分被归纳命名为浔江，另一部分则被汇总命名为漓江。

只因这一脉滋养生命的灵秀之水，便有树生发，有草滋长，有庄稼、果木和竹子，青青翠翠拔地而起，有山，长成了竹笋般峭拔挺立的峰林、峰丛。于是乎，也有了山水之间热火朝天的民生。

登临寿州古城

李云雷

内少有的保存完整的古代城池，在军事价值弱化之后，依然还发挥着防洪的作用，护佑了一方水土。据说当年洪水围城，但城中的居民安居如常，不受洪水侵扰，这都有赖于城墙的保护。穿过古城东门，我们可以看到门下的青石板路，已被轧出一道道车辙，那是历史的车轮碾过的痕迹，饱含着岁月的沧桑。

寿州有不少特产，其中有两样据说跟赵匡胤有关。传说赵匡胤曾在此驻军，他的战马跑到一块草地上吃草，牵也不肯走。赵匡胤顺手摘了一根草叶嗅嗅，发现这草竟有异香，寿州香草由此出了名。后来，寿州人用这种香草做成香囊，香气浓郁持久，但据说只有报恩寺这一块草地的香草最为正宗。还传说，寿州有一种小吃，救了赵匡胤的急，于是被命名为“大救驾”。种种传说扑朔迷离，“大救驾”我尝了一个，其实是一种油盐糖混合炸制的面食，很受寿县人喜欢，主人总会热情地推荐给客人。看来，人们总是善于将历史的沧桑融入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中，以丰盛的烟

火人生延续历史的记忆。

寿州城之所以固若金汤，与一件水利设施密切相关，那就是“月坝”。通过月坝，城内的水位在低于城外时仍能向外排水，很是奇妙，令人不禁感叹古人智慧之高超。说到水利设施，寿县还有一个水利奇迹，那就是始建于春秋时期的安丰塘，相传为楚相孙叔敖所建，水面40多平方公里，是历史上著名的大型灌溉工程，至今仍发挥着作用。远眺安丰塘，一望无际，烟波浩渺，微风吹来，水波潋滟。正是这一片湖水滋养了这一方水土，造就了寿县历史上的沃野千里，稻花飘香。

寿县还有一个“安徽楚文化博物馆”。为什么寿县会有这样一个博物馆呢？到了寿县之后，我才知道，寿春本是战国四公子之一楚国春申君黄歇的封地，后来楚国与秦国交战不利，迁都寿春，楚国就是在这里度过了19年最后的时光。

这个博物馆门口矗立着高大威武的楚大鼎模型，因为著名的楚大鼎出土于寿县。新建的楚文化博物馆设

计新颖，藏品丰富，馆藏的国家一级文物就有230件，其中收藏的楚金币数量为全国之最。今年春天，我又来到寿县。刚回京不久，一则从寿县传出的考古消息再次震惊了世界。在寿县武王墩大墓中发掘出一个青铜重器，这是一尊比楚大鼎还要大的铜鼎，成为迄今发现最大的楚国大鼎。

江山留胜迹，我辈复登临。我们的先人创造了灿烂的文化，留下了厚重的历史，中华大地上到处都有他们奋斗的足迹。古人说：“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。”从古人的智慧中不断汲取营养，在行走中感受大地上厚重的文化传统，这正是我们进行新的创造的灵感源泉。

版式设计：张丹峰

大地